

• 文学研究丛书 •

韩志华 © 著

《荷马史诗·奥德赛》研究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文学研究丛书 ·

韩志华◎著

《荷马史诗·奥德赛》研究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荷马史诗·奥德赛》研究 / 韩志华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7 -5078 -4116 -9

I. ①荷… II. ①韩… III. ①《荷马史诗》—诗歌研究 IV. ①I545.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0377 号

《荷马史诗·奥德赛》研究

作 者 韩志华
责任编辑 郭 广
装帧设计 于丹丹 贺智敏
责任校对 有 森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 - 83139469 010 - 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北院 A 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CRP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外国古代神话和史诗研究(03AWW001)”部分成果,历时一年时间完成。本书内容大致分为五部分,包括史诗写作背景介绍、《奥德赛》文本分析、荷马笔下的世界分析、史诗研究方法论探索以及宏观史诗研究系列——外国史诗研究一览观。第一部分着重于史诗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梳理。据考古成果及现有研究成果,史诗是书写古希腊社会、历史和风土人情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与史诗事件相关的历史清理是进行史诗研究的必要前提。从《奥德赛》研究总体思路来说,本书在人物、思想、母题、情节等常规性文学叙事分析基础上,结合古希腊历史,提出还原完整的历史意识理念,并依据相关历史文献,对已有研究和分析进行深层解读并提出“过度解读”概念。本书认为评述人物和事件时应尊重史实,在运用文章理论进行文本分析时要注意适度原则,尤其不能生硬套用文学理论或对文本进行超越历史语境的分析,使文本被“过度消费”,从而造成新的批评误区。此外,在分析史诗叙事方式部分,本书借用辜正坤教授的“理解成本”概念进行史诗语言文体分析,提出“语言三功用”说:文字文化论、实用文字论及文字艺术论。最后,本书通过梳理外国古代史诗研究情况,进行史诗理论专项研究。这一部分涉及到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史诗研究以及民族国家史诗研究,如《罗兰之歌》《贝奥武夫》《卡勒瓦拉》等。本书认为史诗作为古代主流文学样式,展现了人类

“童年时代”生活图景。从概念讲，史诗指“历史的诗歌”；Epic，源于古希腊语 epos，意为“词语”，即“用话讲故事”。根据记录方式，史诗可分为“口述和书面史诗”；按内容，可分为神话、微型、历史、哲理和喜剧史诗。按地域分，可粗略分为亚洲、欧洲、非洲、拉美史诗等。史诗研究大多始于古文字破译、手稿解读以及文本翻译。大多数史诗发端于口述文学，后用文字记录下来。因此，古本考证、手稿解读赋予史诗生命；相对而言，文本翻译则是史诗衍生和传播的重要媒介。从内容层面说，史诗大多描述民族的缔造过程，英雄主义母题贯穿始终。其次，史诗主题中有关归家主题亦屡见不鲜。在史诗理论研究方面，帕里的口述理论认为史诗研究关键在于捕捉歌者表演——即史诗产生的一瞬间。由此，对歌者及表演的分析成为史诗研究的重要部分。此外，史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也成为现代史诗研究新领域。从史诗与悲剧区分、偏离类型与古代史诗区分，到与近现代小说文体区分的研究表明史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本体文学性不容忽视。诚然，适时适度地对经典化文本进行新发展是文学之幸；而保存文本完整性，珍视文本纯洁性及对文本进行富有创新化深入研究更利于文本生命的延续。

Contents

目 录 >> 《荷马史诗·奥德赛》研究

前言	1
第一章 荷马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简介	1
引 言	1
一、克里特——米诺安文明 (Crete—Minoan Civilization)	2
二、迈锡尼文明 (Mycenaean Civilization)	4
三、特洛伊时期 (Troy)	5
四、黑暗时期 (Dark Age)	8
五、艾奥尼亚 (Ionia)	12
六、口述传统 (Orality Tradition)	14
七、古希腊社会生活	15
结 语	19
第二章 《奥德赛》文本分析	21
一、人物分析	22
二、《奥德赛》行文风格与形式	62
三、结构与主题	69



第三章 荷马笔下的世界	82
一、人的世界	82
二、神的世界	90
三、荷马的声音	99
第四章 方法论探索——《奥德赛》引发的思考	109
一、为佩涅罗佩正形	109
二、神的个体性与人的政治性	125
三、口述史诗、理解成本与审美	134
四、结语	140
第五章 外国史诗研究状况	142
一、世界史诗状况总览	142
二、史诗本体研究状况	147
三、史诗理论研究	157
参考文献	166
1. 中文文献	166
2. 英文文献	169



第一章



荷马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简介

引言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孕育它的社会土壤。对西方文化奠基之作——《荷马史诗》来说，现代学者经常会面临“神话”和“历史”^①区分的困境。字面上来讲，二者似乎相隔甚远。神话属于虚构（fiction）范畴，而历史更倾向于事实（fact）。本质上说，历史和神话都是社会的反映和记录。与其说二者之间互相抵牾不如说互助互补。在表现形式方面，历史多书写传统，而神话则多口述；口述传统之后才有文字定本，完成史诗文本经典化，然后才开始世代传承。但在文字很晚才出现的古希腊，历史和神话都找到了完美依托，这就是《荷马史诗》。尽管历史学家本人的主观性不可避免，但历史更多地依据收集的文本、物品、遗址、甚至神话传说等一切形式的资料，包括出土物品及相关文献记述，以复原历史场景，追溯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而神话更

^① Winks, Robin W; Mattern - Parkes, Susan P.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tone Age to A. D. 6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4.

多以口头方式流传于世。当然，有一部分神话可能也有书面记录。相比较而言，口述传统更加灵活，没有固定文本，即没有完成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下的“经典化^①”过程。因此，口头流传的神话版本应时而变，甚至还会“与时俱进”地发生一些改变，带有口述时的状况。从这点来讲，口述传统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既沿袭了传统，又体现出当下，是一面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镜子”。历史常常是官方记载，而神话则在民众的口口相传中被赋予常青的生命。如果政权在文字记述方面没有与文字的权威联姻，历史与神话将各居庙堂与江湖：历史传承官家书写；神话则表达民情。二者的结合与还原完整的历史意识契合互补，相得益彰。《荷马史诗》便是融“历史”与“神话”于一体的产物，承袭希腊民族的形成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上溯至石器时代的克里特文明（Crete Civilization）。

一、克里特——米诺安文明（Crete—Minoan Civilization）

公元前3000年左右，克里特人从石器时代（Stone Age）进入金属器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科诺索斯山（Cnossus）就已经建造了大型宫殿，这一时期，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克里特文明发展了起来。史学家根据手工陶器从简单到复杂工艺的演变将这一阶段划分为三部分^②：早期克里特文明、中期克里特文明和晚期的米诺安文明（Minoan）。克里

^① 经典化是指“在文学、艺术、音乐或其他文化产品权威化过程”，请参见 Winks, Robin W; Mattern-Parkes, Susan P.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tone Age to A. D. 6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7.

^②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11.



特文化兴盛的又一特征是书写体系的出现。根据考古发现，克里特人使用图画文字^①，每幅图代表一个词，这种文字也远远早于现在“线形文字”（Linear）。

到约公元前1700年，克里特文明走到末期，米诺安时代来临。很快，这一文明在克里特岛蓬勃发展。米诺安文明，又称为海洋文明，主要依赖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往来，因此，又可被称为“爱琴海文明（Aegean Civilization）”。克里特岛山木繁茂，便于建造船只。通过贸易，米诺安人用橄榄油和陶器换回埃及的食品和象牙、叙利亚的马匹和木材，亚加亚岛的银器、陶器以及塞浦路斯的铜。这些贸易活动影响了米诺安文明的方方面面，如该岛民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比同时代的他族更强调公平而且海上武装足以保家护岛，他们的城池也毫不设防。在神庙或祭祀地点附近，通常坐落着开放式的村落，而户外的圣地则是民众集会议事的场所。米诺安人的家庭用具上通常绘有日常生活图景，甚至埃及人像^②，但战争场面很少，且各家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建筑方面，米诺安人更加注重实用性而非美观，风格接近埃及建筑。王的宫室设有王座室、待客室、卧室、其余均为库房和作坊，以合贸易之需。离宫殿不远的地方，是人口众多的城镇。居民房子有的有一道门，有的两道，建筑为多层，最高一层无窗，作阳台用。但建筑群中还没有证据证明克里特有公众的祭坛，但宫殿中的圣所（Sanctuary）表明米诺安人在家庭神龛内敬奉神灵。他们信奉自然女神，希腊人称之为瑞亚女神（Rhea）。艺术品上通常会出现拜神场面，女神旁边也常伴有敬服的男神，为女神的儿子或配偶，宙斯（Zeus）便是瑞亚女神之子。另外，此时的语言文字也已经从简单的图画文字发展为复杂的“线形文字”，从出土泥板上的

^①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9.

^②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13.

数字和符号来看，大多是关于商贸的详细记录。米诺安人商贸发达，拥有自己的度量系统和金属货币。在公元前 15 世纪时，科诺索王国成为米诺安最富强的城池。他们的船控制了整个爱琴海，主宰了克里特全岛，通过贸易和殖民抢占，文化也开始向周边地区辐射，米诺安成为了克里特统治的符号^①。

公元前 14 世纪左右，科诺索开始衰落。克里特——米诺安先前不设城墙的城池，被迈锡尼人攻破和毁灭。连年战祸加上破坏性地震，使米诺安文明在公元前 1150 年左右覆灭。

二、迈锡尼文明 (Mycenaean Civilization)

公元前 1600 年到前 1100 年，在克里特文明影响之下，希腊进入了迈锡尼文明 (Mycenaean Civilization) 时期，而《荷马史诗》所描述的也主要为这一时期。公元前 13 世纪，印欧族的亚加亚人 (Achaean)，作为第一批入侵者来到古希腊。他们兴起于阿尔戈斯 (Argos) 并定居于克里特岛，因此，公元前 12 世纪的歌者多用“亚加亚人”或“阿哥斯人” (Argives) 来指代希腊人。此时的王珀罗普斯 (Pelops) 正是《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王 (Agamemnon) 和墨涅拉奥斯王 (Menelaus) 的爷爷。亚加亚人以“海上探险者”著称于英雄时代 (Heroic Age)。据埃及史料记载^②，亚加亚人和其他民族在公元前 1223 年进犯埃及。亚加亚人据于离克里特最近的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ian)。

迈锡尼文明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迈锡尼时代的建筑更具实用

^①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16.

^②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38.



性。亚加亚的中心——迈锡尼的宫殿位于希腊北部山区的山顶，与克里特宫殿不同的是，宫殿外围修筑了结实的护城墙，防守严密。随着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迈锡尼逐渐取代了克里特，成为地中海的霸主，迈锡尼城也被称为当时爱琴海沿岸最强大的城池。希腊本岛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迈锡尼的建筑增添了火炉和排烟口，而男女居住地分离的布局模式后成为通行希腊的建筑原则。

其次，迈锡尼的财富储藏地——墓地。迈锡尼国王的墓也颇有特点。尸体被置于墓地却没有火化的痕迹。贵族们的墓葬均在城堡山（Castle Hills）上，随葬品有武器、家庭用具和贵重饰品，一些人的面部戴着旧式面具，女人的头上戴有金饰。每座墓地都上置墓石，有的还经过了雕刻。在迈锡尼城的下方有许多村落，每一个村落都拥有自己的身份符号和墓葬群，它们模仿贵族墓葬，也是长方形的墓室和石砌的通道。不同的是，他们的墓地并非圆形，也没有大坡形的墓顶。城堡山的皇族墓葬藏储了大量黄金，显示出迈锡尼国的富庶。

第三，迈锡尼时代的装束。迈锡尼文明属于青铜和铜时代（Bronze and Copper Age），晚期还出现了少量的铁器饰品。士兵的武器多为弓、箭和矛。他们的防护用具有皮制头盔，从脖子到脚的牛皮护罩。公卿出战乘坐双马战车。此时男子多蓄长发，编成发束。晚期的迈锡尼人身着束身外衣，身披斗篷。出身高贵的女士则着紧身上衣和宽大裙子。迈锡尼王后常戴金饰。迈锡尼的手工陶器工艺复杂，制作精美，此时的珍品是石制工具和铁器。整体上来说，无论从财富，还是从文明程度上来说，迈锡尼文明均超过了克里特。

三、特洛伊时期（Troy）

公元前3000年末期，特洛伊山上的强大部族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

(Hellespont) 的入口。同时，特洛伊城也是古代交通线上地中海和远东地区的交通要塞。特洛伊城高达 160 英尺，距斯卡曼德河岸 (Sca-mander) 很近，早期居民多修建石制护城墙。原始城市毁灭后，特洛伊采用堡垒式的建筑结构——在石头地基上建造砖制的城墙，每个城墙拐角处还设有塔楼。当时的居民仍处于石器和铜器时代，青铜器物还属少数奢侈物件。陶器多为手工，但金制的装饰体现了这个城市的富有。进入大门便是庭院，中设祭坛。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特洛伊城遭受毁灭性的外侵^①——纵火焚城，所有的文明付之一炬。几个世纪之内特洛伊城都没有恢复过往日的辉煌：虽先后又经历过三个不同的聚居群，但都是不重要的村落或城堡。史学家认为这是赫梯国王嫉妒心使然^②。直到公元前 16 世纪，普里阿莫斯 (Priam) 为王时，特洛伊一跃成为历史上的传奇。在古老废墟上建造起来的新特洛伊城，环城道路更加宽阔，护城墙内部是石制城堡，沿阶而上，直至国王的宫殿。然而，特洛伊王国的财富并非来源于肥田沃土，或任何其他的天然资源。特洛伊是一个依傍斯卡曼德河的小平原，自身条件并不优良，且其海岸也不能作为货船停泊港口。但特洛伊王利用来自亚加亚和黑海 (Euxine) 贸易者的航海困扰获取了丰厚收益。夏季，来自北部的季风通常会将航船困于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几天甚至几周。海员需要上陆休息，补给淡水，因此，处于入河口的特洛伊就控制了贸易。不仅如此，这里也是许多交通线的交汇处，来自色雷斯 (Thrace) 和帕奥尼亚 (Paeonia) 的酒、剑、白马甚至金子，来自帕夫拉戈尼亚 (Paphlagonia) 和黑海南部海岸的木材、银器、野驴等都交汇于此。南部是商业发达的马其顿 (Maeonians)、卡利亚 (Carians) 和利西亚 (Lycians)。马其顿人主要经营奴

① 笔者按：这里是指可能是赫梯族 (Hittites) 的入侵，请参照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39.

②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40.



隶贸易，居住在后来的莉迪亚（Lydis）地区。卡利亚人拥有米利都城（Miletus），象牙手工业者和门德雷斯河（Maeander）。而利西亚则主要从事从埃及和叙利亚到爱琴海北岸的贸易。特洛伊要对所有聚集在达达尼尔海岸的船只征税，后来便形成在特洛伊平原每年一度开市贸易的惯例。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经海陆、陆路汇于特洛伊，特洛伊国赚得盆满钵满。在特洛伊战争中，这些商人成为了特洛伊的同盟军^①。

长期征税，特洛伊成为希腊贸易的巨大障碍；这一事件在史诗中反应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洗劫特洛伊事件。史诗将这些事件与阿尔戈斯英雄（Argonauts）寻找金羊毛的故事相联系。赫拉克勒斯和其他阿尔戈斯英雄们在伊奥尔科斯（Iolcus）登岸，在破坏特洛伊城的航行中离开了船，而此时拉俄墨冬（Laomedon），普里阿莫斯的父亲正是国王。特洛伊已经成为小亚细亚西岸最强大的力量。由于其北部的利益和南部的莉迪亚，特洛伊人反对亚加亚人东扩的企图。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初期，亚加亚人就在为拔除特洛伊这个障碍而作远征的准备。史学家们一般都把此时的希腊认定在迈锡尼王国的统治之下^②。因此，《奥德赛》中描述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联合希腊北部和南部的王组成联军也就顺理成章。同时，皮提亚（Phthia）和色萨利（Thessaly）的亚加亚领主从阿尔戈斯出发的地点起航，具有特别的意义。亚细亚西海岸的人们包括利西亚，全部成为普里阿莫斯的同盟军。地理上来讲，特洛伊战争实际上又成为爱琴海两岸的战争。根据诗人描述，战争持续了九年，最终，普里阿莫斯的城池被破、特洛伊城被焚，成为了普罗彭提斯（Propontis）和黑海对希腊贸易开放的序曲。从此以后，希腊对爱琴海东岸岛屿的殖民就此拉开帷幕。

①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41.

②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42.

四、黑暗时期 (Dark Age)

英雄时代的希腊在特洛伊战争一百多年之后走向衰落，同时，迈锡尼文明也面临相似的命运——多利安人 (Dorian) 入侵。大约在公元前 12 世纪，多利安人携铁制武器，相继攻下迈锡尼城池。迈锡尼行政系统瘫痪，乡村人口大量流散，海外贸易萎缩，希腊文字书写佚失，此时的希腊过着部落群居、贵族主政的农业生活，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希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希腊自然资源稀少，多为山陵，农业产量受到限制，村落相互分隔。外敌入侵后，希腊人多住在易守难攻的地方。每个聚居群都有负责统领的国王和贵族以及一般民众，包括自由农民、佃农、少数的手工业人、受雇佣的劳力以及奴隶。

起初，群居部落依靠农业、畜牧业和渔业为生。自公元前 8 世纪开始，由于人口增长，食物危机加重，农民被迫出海，加上迅猛发展的航海和造船业，希腊人充当了海盗、商人和殖民者为一体的角色。《奥德赛》中就描述了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和伊塔卡王奥德修斯在爱琴海半商业、半海盗的经历^①。

由于书写系统的佚失，此时记述青铜时代的方式主要依赖口述，直到公元前 8 世纪书写系统才又被重新发现。其实，《伊利亚特》中还提到了书写，在柏勒洛丰 (Bellerophon) 的故事中，他携带“死亡符号”的板 (Tablet) 从阿尔戈斯到利西亚。在这长达几百年的黑暗时期，希腊人就是依靠记忆来保存和流传“青铜时期”的记忆。到公元前 10 世

^① Stavrianos, L. 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7th 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75.



纪中期，铁器开始取代青铜器用于军事和日常生活^①。希腊民族拓展到了整个爱琴海地区。

从外因来看，希腊北部边界的伊利亚特人（Illyrian）似乎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者，此时希腊的主导部族——多利安人是他们的一支。与早期北方入侵者的屠城行为不同，多利安人占领城池后接受当地文明。伊利亚特人的南下给埃托利亚人（Aetolia）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荷马史诗》中对埃托利亚沿岸陆地的繁荣也有描述，“侧板临海，多岩石的凯利多尼安”，而埃托利亚神话中关于梅利埃格（Meleager）的传说以及猎杀克里多尼亚（Caledonia）野猪的故事后来都成为了希腊国家传奇的文化遗产。以产酒著称的埃托利亚在希腊历史的后期被认为是半野蛮的原始社会，科学和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部族。伊庇鲁斯（Epirus）也面临相同的命运。尽管伊庇鲁斯的大部分地区在多多那圣所（Dodona）供奉宙斯之时已经希腊化，但也突然堕落成野蛮部族，成为一个孤独的边区村落。显然，两个城市文明覆灭的命运在于遭受蛮族入侵，入侵后抹杀了而非继承原先的文明，因此，文明的断裂、文化的退化为希腊的“黑暗时期”又浓墨重彩地加了一笔。至此，埃托利亚人和伊庇鲁斯人成为了伊利亚特的一支。

当然，伊利亚特人的入侵也使一部分希腊难民跨越海湾，寻道到佩纽斯河（Peneus）定居并自名为伊利斯（Eleans）或是“谷底居民”（Dalesmen）。他们作为第一批定居者占据了伊平斯（Epeans），并逐渐扩展到阿拉菲尔斯（Alpheus）。然而，海岸并没有港口，就这样，他们与海文化分开了。但是在这个半岛的西部平原上，人们都尊敬英雄珀罗普斯，因此，这个半岛又可叫作“珀罗普斯岛^②”。

^① Winks, Robin W, Mattern - Parkes, Susan P.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tone Age to A. D. 6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6.

^② Bury, J. B.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50.

伊利亚特人入侵伊庇鲁斯时，塞萨利人（Thessalian）和皮奥夏人（Boeotian）跨越大山，在皮利翁山（Pelion）和品都斯山脉（Pindus）相连处定居。他们将该地区的亚加亚人驱赶到南部的皮提亚。随后，塞萨利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所到之处，亚加亚人沦为农奴，以耕种为生，但要向雇主交固定的租子。与奴隶不同，他们不会被卖到外国或被故意处死。但有一点亚加亚人胜利了——亚加亚语言流行了起来——塞萨利人放弃了自己的传统语言，学习亚加亚人的语言，而亚加亚语言成为后来《荷马史诗》语言的组成部分。

塞萨利人的入侵，也使得一部分希腊人向埃维厄岛（Euboes）移民。皮奥夏人的老家位于伊庇鲁斯的皮奥山（Boeon），他们的方言与塞萨利人的方言很接近。皮奥夏人首先从西部的凯罗尼亚（Chaeronea）人和科罗尼亚（Coronea）人手中夺得了卡得密人（Cadmians）的底比斯城（Thebes），然后在全岛扩张势力。他们将皮奥夏的名字冠以全岛，但并未取得塞萨利人一样的成功，比如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us）的贵族们保持其独立权力达上百年之久。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达成皮奥夏统一联盟。皮奥夏人的统治政策与塞萨利人不同，他们不用当地人的语言，因此，此时希腊的语言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语言混合之后形成的新的皮奥夏方言。

毫无疑问，皮奥夏人的侵占使得又一批希腊人开始移民。这就是为什么艾奥尼亚人在小亚细亚的聚居地会出现卡得密人、列巴迪亚（Lebadea）人和其他族群的人杂居的状态。皮奥夏的西部福基斯（Phocians）人的土地遭遇多利安人入侵，多利安人还抢占了德尔菲神庙（Delphi），并且在附近安置了居民守护神庙。多利安人走后，实际上这片土地还是福基斯人所有。他们的邻居洛克里斯（Locrian）人后来分裂为三支，福基斯人楔入其中，因为洛克里斯是埃维厄海峡（Euboean）岸边的条状地带，是进海的出口。北部的洛克里斯人曾被荷马写入《伊利亚特》，他们的统帅是埃阿斯（Ajax），占领了斯诺尼翁（Thronion）和奥